

董凌山戏剧小品集

是大观众的关怀和鼓励，使我在戏剧小品创作这条道路上坚持走到现在。坐在观众席上和大家一起观看着自己写的戏，并能听到一片掌声，那便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我要永远感谢观众朋友给我的支持与厚爱……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董凌山,男,1955年7月16日出生在辽宁省台安县。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1974年参加工作,曾任企业工会干事、剧团编剧、文化馆文艺创作辅导员、副馆长、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馆长等职。现任台安县文化馆馆长、副研究馆员,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鞍山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戏剧家协会理事,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

自1976年开始从事业余(专业)文艺创作,先后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和上演戏剧曲艺作品八十多个,并有少量文学作品发表,此外,还参加了《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中学生各科实用记忆辅导丛书》、《柳絮集》(台安作者散文选)、《台安县志》等大型书籍的编撰工作。

几分耕耘 几分收获

——写在《董凌山戏剧小品集》出版之际

鞍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大才

还是在今年八月份，董凌山同志创作的拉场戏《寿礼》代表鞍山市参加辽宁省第三届农村小戏调演，获得了剧目一等奖，他本人也获得编剧一等奖。在剧组载誉而归，向全市广大观众作首场汇报演出那天，我在剧场见到了他。我问他有没有出书，如果出了，一定要先送给我一本看看。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戏剧小品集》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请我为该书写个序，我当时欣然答应了。

可是前几天，当凌山捧来书的大样让我看并向我要稿时，我有些措手不及了。因为我还没有动笔，工作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为书作序应该是专家、名人的事。凌山说我是他的老领导，对他比较熟悉，这倒也是。大学毕业后，我在台安工作二十一年，和凌山也算是老乡了，这些年又一直分管文化工作，对他的为人也比较熟悉，加上他写的一些戏剧、小品等节目在审查时我常常都是作为第一读者、第一观众首先看到。所以，对于他的很多作品也是比较熟悉的，这样看来还是应该写一篇。再说，答应人家的事情就得办！

文艺创作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特殊的脑力劳动。《董凌山戏剧小品集》是凌山从事戏剧创作以来劳动成果的结晶。俗话说：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凌山同志正是在戏剧小品创作这块园地里经过二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有了今天的丰收。在分享这丰收喜悦的时候，我们应首先向他表示祝贺！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董凌山一个人的喜事，它对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对于我们鞍山的文艺战线来说，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写剧本难，发表、上演剧本更难，把这些剧本结集出版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董凌山戏剧小品集》的出版发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一，大家知道，像这类的书销路是很窄的，发行量也比较小，出这样的书肯定是一桩赔钱的“买卖”。出版社不能赚钱，作者本人也没啥“油水”。可是凌山有他的看法，他说：“书是写给人家读的，剧本是写给人家演，写给观众看的。写出来的剧本没人演、没人看，就是花的力气再大也是徒劳，那心里是一种啥滋味儿？所以，出这本书压根儿就没想挣钱，目的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演我的剧本，能使更多的观众看我的戏。我的劳动能被社会所承认，我的戏能让大家喜欢，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别说是不挣钱，就是赔点钱也值得。”我明白了，他算的是社会效益这笔大帐。在今天很多人都在向“钱”看的时候，凌山能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这样一种奉献精神，难能可贵！这里还应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此书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

其二，凌山从小就生活在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他的父亲是县级领导干部，可谓有权有势。在县里他想找一个更

好一点、收入更高一点的工作，那是很容易的。可是凌山却偏偏选择了清贫的文化部门，一干就是二十一年，从未想过要“跳槽”，持之以恒的热心于文化事业，工作干得很出色。在文化这个清贫的领域中，他又走着文艺创作这条更为艰苦的路，并且能一直坚持到今天，真是不容易！

其三，凌山长期担任基层主要领导职务，他的行政工作、业务工作都很忙，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也比较多，因此，他的写作绝大部分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难怪凌山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业余作者。在现实社会中，利用业余时间赚一点钱，或者打打麻将，跳跳舞的大有人在，但利用业余时间甚至挤占睡眠时间写剧本的人一定不多。不难想象，凌山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么多的好作品来，该是多么不容易。面对凌山的书稿，作为一名市级领导干部，我真应该向凌山道一声谢谢！感谢你为我们这个社会贡献出这么多好的精神食粮。

收入到凌山这本集子中的这些作品，大多是他近几年创作的，也有几部较早一点的，我想可以作为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是上演过的，经过舞台实践的检验是立得住的，其中半数以上还是省、市获奖剧目，曾经在省、市电视台播出过，可以说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了。这里面大多数的戏我都看过，今天重读剧本，有些人物形象仍然活跃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我说过，我不是专家，也不想对凌山的作品作更多的评论。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他的作品给我的总的感觉是：贴近生活，时代感强，乡土气息浓，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他的作品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使人爱看，并且能让人在看戏过程中得到启迪。

一个作家、艺术家，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坚持了文艺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去做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刚刚发表，它对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凌山能更加勤奋的去努力工作，在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里年年去耕耘，岁岁有收获，不断夺取更大的丰收。

1996年11月28日于鞍山

幕后未必是笑

晨哥

有一回，凌山、凤惠、我，合作了一个小戏，被人审来审去地都扒了一层皮，熬成了三分鬼样；戏总算通过，人均获得稿费十元整。作为庆贺，我说咱应该吃一顿。凤惠说下饭店不够，上街去买点熟食拿回馆里来吃。我说得弄点酒。凌山说酒少买关键是吃，我喝酒差劲我能吃。凌山果然吃得山高水长，四只咸鸭蛋他造俩。吃完了算算，每人花了不到五元钱；摸摸口袋，那十元稿费硬硬地还在，凌山就说：咱今儿吃的其实不是稿费，没有这十元稿费咱也得吃不是？凤惠说：那这稿费咱下回吃。我说照此办理下回吃的也未必是稿费。凌山说那就对了，那咱就永远有理由吃下去，因为咱兜里有十元稿费呢！

我和凤惠都没怎么特别地笑，这是凌山最基本的语言形态，我们熟悉至极，会必至极。或可理论一点说，一本正经地苦中找乐，这是凌山式的幽默。其实卓别林也这样幽默过，老卓还是小卓时爱上一个女孩子，很想请她吃点什么，但那时他兜里只有一客冰淇淋的钱，他便让她自己到冷饮店里去吃，他呢？在外边等着。很可以请卓别林来说点什么，想一想罢了，凌山是咱自家人，自家有现成的，何苦跑那么远去

麻烦外国人？况且咱跟卓别林不怎么熟。

后来悟出，幽默可以成就许多东西，比如喜剧小品什么的。都是那么几千个汉字，有幽默这魂灵在其间游来荡去地组合一回，那结果便让人忍俊不禁。那么，具有凌山式幽默的凌山也就毫不为奇地在喜剧小品创作上成了一大功。

但我还是感到了一些惊异。晨哥也有晨哥式地幽默，他何以早早地就从戏台子上跌下来？说来很有意思，台安县剧团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连续三任编剧依次是凌山、凤惠、我。后来三个小子风刮的似的，都淤到了县文化馆创作组。他们俩什么感觉不得而知，对于晨哥，这堪称是一次胜利大逃亡。——他干编剧都干伤了！早在70年代初当兵时，就给部队文工团写本子；那时乃至以后（也包括而今），一个本子要在舞台上立起来，非有唐僧取经的劲头不行，九九八十一难，你就磨吧。且不说领导们三审五查，导演演员也会挑得你骨头不疼肉疼；明白不明白的都有评判资格，评到末了，最不明白的常常是你自己。本子被枪毙也许还好些，尴尬的是它被立起来，而立起来的东西因为七修八改你绝对认不得它了，如同不忠实的妻子给你生了个一点儿也不像你的杂种。80年代第三个春天，晨哥终于痛下决心与戏绝缘。

凤惠老实，不说什么。凌山说，但凌山只说这东西难整，不说不整。他和我们一样激情澎湃地每天研究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之类，大有重新做人的气象；然而一逢节日或什么庆典，舞台上需要点应景的东西，他便技痒起来，揎拳捋袖，全不顾后面两位老哥翻白眼儿，一往无前地扑上去。写则写了，还要自己登台去演，难为他还真有一套。说学逗唱都很到位。我却怀疑他是怕别人把他的东西也演成个杂种。人

急了看出来了。

也是后来悟出：凌山其实是不服气。不是不服气别人，是不服气自己。用辽河滩人的话说：我就不信我整不好这玩意儿！也有文雅的说法，那叫韧性。凌山的韧性是一种生活态度，既是生活，就不仅仅是“这玩意儿”。省干校搞成人高考，考上了念下来文凭便是大专；人都视为畏途，凌山上去了。为了应试，闷在家里复习早已生疏的功课，两个月下来，吓人一跳：脸瘦了一轮，且灰灰土土的，头发干成了一蓬乱草，活脱越狱的囚徒。大专文凭到手了兀自不肯甘休，还要弄个劳什子本科，接茬儿又挤进辽大历史系……这其间，晨哥是在辽宁文学院就读，因被停发了工资，清苦得嘴里淡出鸟来。有天晚上，凌山带了一只肥大的烧鸡去看晨哥，很是潇洒地说：给你解解馋。晨哥乐极，以为那鸡可以独吞。结果真正吃起来，还是有大部分进了凌山自己的肚肠，喝了几杯酒，竟手提着鸡爪子歪在床头睡去。晨哥就明白了：你小子也累，你小子也馋！

这这些些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天份所规定的种种行为方式，方式本身又增添了种种内容。我绝不是想说凌山因为读了大专又读了本科才成为喜剧小品行家，我却想说因为那大专和本科，他的喜剧小品才有了不容低估的知识含量、信息含量、美学含量和社会学含量。

也许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才适宜才可以成功地去搞喜剧？板板正正地先生断然不可，嘻嘻哈哈的阔少亦不可。幽默是必需的，轻松是必需的，痛苦也是必需的，而痛苦中分离出来的幽默与轻松尤其是必需的。这就牵涉到喜剧的一些原则：像所有戏剧体裁如正剧、悲剧、

田园剧、宗教剧、闹剧等等一样，喜剧的重要因素也是矛盾。与其他体裁不同的是，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的矛盾；喜剧性产生于人物所追求的目的的虚幻性和不合理性以及追求这一目的的执著性——你可以想一想南辕北辙的故事。简而言之，喜剧的核心是尴尬，就那么一根独木桥，你想先过，我也想先过（见《独木桥》），都是那么点工资，你想我随你人情，我也想你随我人情（见《报帐》）。尴尬常常让人掉进怪圈，怪圈里如果没有喜剧那才真是怪了。那么喜剧的作者，如果总是衣食无忧，平步青云，无遮无拦，从未品尝过生活的尴尬情状，他能写出合格的喜剧那也真是怪了。

于是我说凌山不怪。这些年远离剧坛，但总有些消息传来，说凌山在市里获奖了，在省里获奖了，什么什么作品被电视栏目看好，包括他本人也被电视台请去搞什么什么节目……晨哥都以为自然。他种过了，耕过了，应该收了。

可赞叹的是他居然在喜剧上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有多少人懂得喜剧的份量？喜剧的要旨是让人轻松，而它本身却承受不能承受之轻！写剧的人都知道正剧好写，悲剧好写，唯喜剧难做。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度，向来讲求文以载道，既载道就要板起面孔做师爷状，只可展示孔雀开屏的正面羽翼，断不可暴露它后面的腩眼儿。因此我们历来是没有喜剧的，堪与洋人媲美的只有个悲剧的汤显祖，你打着灯笼拿上显微镜也难寻出个中式的卓别林。

东北特别是辽宁的小品开了个先河，但这先河以晨哥看来仅仅是一条水沟，还远不能承担起喜剧的全副使命。凌山无疑受了小品创作的影响，而且正逐步成为这一行列中的骁将。如果凌山以此为自足，不是小品的悲哀，就是晨哥看错

了人。倘或不错，凌山理应再向前跨进一步——不多，就一步——即可走进真正喜剧的大门。那时你将发现毛泽东说的十分有理：进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

只是别忘了揣上那十元稿费。

1996年12月27日于鞍山

目 录

几分耕耘 几分收获（序）	张大才
幕后未必是笑（序）	晨哥
报帐	（1）
派饭	（9）
永无休止的起点（评论）	唐玉明（17）
一天之差	（21）
东西两院	（28）
凌山同志及其作品（评论）	高光石（35）
经验交流会	（39）
吹牛上税	（43）
主人与仆人	（48）
自食其果	（51）
试探	（57）
乡长改词	（61）
最后的晚餐	（69）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78）
蚂蚱蛤蟆	（85）

真情	(94)
寿礼	(100)
听唱新翻杨柳枝 (评论)	李德义 (116)
独木桥	(120)
春水东流	(129)
原来是这样	(148)
他从平凡中走来	(167)
朴实无华 催人泪下 (评论)	齐晓阳 (216)
后记	(222)

报 帐

人物： 夫：乡文化站长，四十多岁。

妻：站长妻，四十来岁。

地点： 站长家，室内一桌两椅等家具，桌上放一瓶“尖庄”酒。

〔幕启：妻在数鸡蛋：“四十五，四十六……”

〔夫几分醉意，嘴里哼着跑了调的《渴望》主题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丈 夫 （边上边喊）惠芳，惠芳，我回来了！

妻 子 （不耐烦地）回回来呗，给那疙瘩穷扎呼哈呀，瞅瞅，查错了不是！（继续数鸡蛋）

丈 夫 （赔笑）嘿嘿……惠芳，来，我帮你查。

妻 子 去，去，又给哪疙瘩喝两盅尿水子，连老婆都不认识了，喊谁呢，谁叫惠芳啊！

丈 夫 呀哈，对，素芳，素芳，这几天看《渴望》看的，叫顺嘴了，来，你歇会儿，赶呆会儿我查，别把咱儿子给抻着。（摸妻肚子）

妻 子 得了吧！俺提拉个大肚子，一天到晚不拾闲儿，要

是指着你干活，锅台上都得是鸡屁股！

丈 夫 那是，我媳妇是掌鞋不用锥子——针（真）行，三齿子挠痒痒——是把硬手！

妻 子 哼，尿壶镶金边儿——就那嘴儿好！

丈 夫 （扶妻至桌前，发现酒）哎，尖庄！哪来的这好酒？

妻 子 一个女的给你送的礼，说是要须须你这乡干部！

丈 夫 哎呀，你是照相摇拨浪鼓——逗小孩儿呢！谁能给我这小文化站长送礼呀！

妻 子 还没喝糊涂。告诉你，我给你买的，要奖励你！

丈 夫 真咋的？哎呀妈呀，今儿这日头给哪出来的，快，我得喝两盅。（要拧瓶盖）

妻 子 （拿过酒瓶）别着急，拿来！

丈 夫 啥呀？

妻 子 钱！

丈 夫 啥钱？

妻 子 我看你毛毛虫钻蛤蜊皮——装憨！我问你，今几个乡里是不是发奖金了？

丈 夫 ……发了！

妻 子 多少？

丈 夫 我是二百五，不是，我发了二百五。（旁白）完了，掉底儿的包子——要露馅。

妻 子 告诉你，我早就打听好了，听说你发奖金，我就上街买了瓶好酒想奖励奖励你，得了，反正今几个你也喝不少了，留着过年喝吧！（拿起酒欲走）

丈 夫 我寻思小鸡儿不撒尿，准得有个道嘛！

妻 子 你别管道不道的，快把钱拿来！

丈 夫 （迟疑地从兜里掏钱）你看你咋猴洗孩子不等毛干呢，哪回发钱咱不是如数上缴，及时报帐。给你！（递钱）

妻 子 拉倒吧，报帐，报帐，哪回你也没全毛过，这回呀，你先把钱交上来，也用不着你报帐了！（点钱）这不五十吗？那二百呢？

丈 夫 素芳，这个月吧哈，有些特殊情况，因此，马上跟你报帐，现在你是“重任”在身，求你千万别把火上，行不？

妻 子 有屁快放！少跟我场院拉碌子——竟兜圈子！

丈 夫 素芳，别发火，说实话，那二百块钱一分我都没乱花，都买饭票了。

妻 子 买个屁饭票，你在食堂吃几顿饭？

丈 夫 这个饭票一般来说三十、五十，一顿饭整的两眼溜直，不管你吃的好歹，就是不值也得说值。（低头小声地）唉，啥饭票，实话告诉你吧，都随人情了。

妻 子 啥？随人情一下花二百？我看你是吃柳条子拉粪箕子——肚子里现编的！

丈 夫 你看，不是份多吗，再说现在啥不涨价呀，这是支出明细单，不信你去问问，这事能瞒得了你吗？（拿出一张大单子）

妻 子 （生气地接过看）吴书记儿子结婚五十元，我说你们家里是万元户咋的，一下子花五十！

丈 夫 人家吴书记是乡里一把手，花五十还多呀！别人背地里都一百、二百的花，咱这是辽河撒尿——随大流，最少的了。我给帐桌前转悠老半天，人家都花

完了我才花的！

妻 子 咱不想往上爬，也不溜他那个须。（继续念）张宣盖房子上梁二十元，张宣，谁叫张宣？

丈 夫 张宣就是张宣委，这是我们机关内部的简称，你比如吧哈……

妻 子 少废话，我不管啥简称加称的，是不是那个张大肚子？

丈 夫 对，对！

妻 子 他春天盖房子咱不花一回了吗。

丈 夫 开春那回盖的是下屋，上秋这回盖的是上屋。

妻 子 真他妈缺德，开春办，上秋还办，真看当宣委没啥油水可捞了，搁这捞上了！

丈 夫 就是，剥花生剥出个羊屁屁蛋儿——算个什么仁（人）？

妻 子 你别就是就是的，知道这个还随这份礼？

丈 夫 咳，你说他请这个请那个的，大伙都去，我能磨得开不去呀，你说呢？

妻 子 磨不开大点圈儿！

丈 夫 来，我一份一份给你叨咕，你坐这听，别累着！（接过帐单）武装部贾部长儿子当兵三十元。

妻 子 哼，他儿子穿军装，大伙都跟他遭殃，穷显摆啥，像谁不知道似的，他要不当武装部长，他儿子能去上！罗圈腿……

丈 夫 你小声点，让界壁子听见。

妻 子 听见能咋的？咱没儿子，肚里这个是儿子，想去当兵也不走后门儿！